

青年遊記

青年叢書之一

青年遊記

楊晉豪編

上海

北新書局印行

1935

青年遊記目錄

廬山小遊記·····	奂 且···1	✓
臺山行記·····	王 陶···10	
雲台遊記·····	蔣世偉···21	
牯嶺昏曉·····	王繼善···31	
遊靈心痕·····	何微晨···37	
稽山的爐峯·····	潘守先···43	
南泉記遊·····	小 箬···48	
鼎湖山半日遊記·····	賴一哥···54	
安撫營寨遊記·····	馬夢良···63	
瑯琊勝境·····	鄭 琳···71	

隻身登大山·····	張濟哲	78
雪後遊雲門山·····	淪 炎	80
醉人的隆中·····	張 冰	87
習家池上·····	定治中	95
朝陽裏的西山古寺·····	文 漢	100
旅滬小記·····	宋敏學	103
西山遊記·····	稼 軒	107
浙遊散記·····	夏傳經	111
遊熊首山記·····	劉承安	117
遊丹山寺記·····	劉承安	122
故宮遊記·····	柴在冰	129
芹泉·····	文 顯	132
黃鶴樓頭·····	了 依	137
憶遊北海·····	余 非	142
龍潭遊記·····	毛樂道	145
娘子關旅行記·····	趙聯芳	150

廬山小遊記

奂 且

‘廬山真面’這句話是爲我們所常用的，近來，因牯嶺的關係，廬山更是無人不知了。我從來沒有夢想過足跡會踏到這樣不容易去的地方，然而，去年夏天却在某一個機會中被公事派遣到牯嶺去住了一星期；因此能大略地遊覽了一些雄偉的勝境，不能不說是意外的幸運。

現在，我想將我所獲得的印象留下一點紀念；不過，我們的遊覽是從繁忙的工作中偷來的時間，無從磨盡匡廬全境；同時，遊伴們又全都不善訪問，所以這裏所記述的，不免太覺簡略

枯燥，這是應該先要聲明，並向讀者諸君告罪的。

我們住在牯嶺街上，第一次遊覽是向西谷依着大林路走。離大林寺不遠，便是天橋。從一家民房旁邊灣進去，就可聽得潺潺的水聲而見着那曲折的溪流了。然後撥開茂草，踏着亂石叢中的小道前進，水聲更大，美麗的水景也活躍在眼前。這不是瀑布，祇是一片清水衝着重疊的碎石，但望着聽着已很可以使心緒安靜下來。可惜前面再沒有路了，不能夠俯觀深谷。坐在那平臥在水中央的岩石上，靜看谷中升起的雲霧，很有詩意。所以名為‘天橋’者，鄉人說以前那高頂上曾有一根石樑橫貫在聳立于兩旁的石岩上面，現在却已經斷落了。

回上大路，又過去數十步，一條支路口砌着一道石門，上面橫鐫着‘花徑’兩個大字，左右柱上刻着‘花開山寺’和‘詠留詩情’二句，原來是唐朝大詩人白香山詠桃花的地方。循徑而入，有一座新建的‘景白亭’；但四圍桃樹却寥寥無幾，且皆是新近補種的小枝。

最後就到了仙人洞。淺淺的石穴，正中還被‘真武祖師’佔去一席；所餘隙地安置了幾張方桌，供遊人們休息喝茶。在外沿望錦繡谷的意味很好，如果在春天來，那末鮮豔的花草點綴滿谷，非常悅目。——也就是‘錦繡’這名字的由來。洞口右邊有沿崖小路可通訪仙亭，這是最近由蔣委員長出資重建的，明代的舊物已在洪楊之役被燬了。仙人洞並不怎樣秀麗，而這裏的雲景却的確足以使人忘其所以；望下去只有乳白的雲像棉絮一樣堆着，有時候停着不動，有時候冉冉地上升，我真想跳下去試試騰雲駕霧的滋味！雲霧稀薄時可以隱約地望見山腳下的田疇，似乎海市蜃樓。

仙人洞在路西，東邊另有一條大路通到大天池，走下山嶺，又灣灣曲曲地經過‘九十九盤’才看見一個破毀的屋架子擋住了去路。那就是天池寺；爲明太祖祀周顛仙之所。前殿已燒去，後邊院子裏有一口長方形的水池子，混濁不堪，即名大天池；見面不如聞名，我們都不禁大笑起來！寺後有坡，說是西北峯的盡頭處，由國府林

主席建築着石台和亭子。從這裏望出去，崗巒重疊高下，氣勢甚爲雄偉。

一般的遊程，大概都是由此下至神龍宮，再轉到‘烏龍’‘黃龍’兩潭，從東邊兜回牯嶺，那幾處都有水瀑；但是，我們那一天却因爲腿痠力乏，無奈何祇好回轉寓所。第二天才去跑東部的名勝。

經過正街，走上了中谷大道，先到蘆林，不久以前特地請‘中國小姐’楊秀瓊舉行開幕典禮的游泳池便在此地。從交蘆橋的側面向東，是幽深的濃蔭中的龍潭路，半小時後，便到了簡陋的黃龍寺。寺門前立着兩枝古老的婆婆銀杏，傳說是晉代的曇詵和尚所手植，高大參天。由寺旁廬山林場辦事處前面再向下數百步，已在黃龍潭邊了。水流湍急，起着深深的渦漩；花草的綠蔭罩住了它，更顯得深碧可愛。向右沿溪到烏龍潭的瀑布，我們又停止前進了；將神龍宮依然贖下，原因是據另一位有經驗的同伴說，那裏的景色很平常。

爲了經濟關係，我們負擔不起那每小時六

角大洋再加酒錢的轎費，所以我們遊覽總是借重自己的兩條腿，而實際上反比較爽快。但是，在去黃家坡這一次，因為跟着一位高級的同事，便只好忍痛破例了。

‘黃家坡雙瀑’爲廬山東北最著名的‘絕勝’，據說這地方在十年前是無人知道的，後來才爲外國的探幽尋勝者發現。距離牯嶺約十餘里，自小天池下行，完全是渺無人煙的荒僻之區；坐在籐轎裏聽着山泉的音樂，看着雲霧的起滅，也並未覺得寂寞。漸漸地，水聲愈加高朗，這是告訴我們目的地就快到了；終于，我們的轎子停落在一座茅棚的門前。這時候，‘瀑布在那裏呢？’這一個疑惑的念頭一定會鑽進遊人的腦際，可不是，這裏連水的影子也看不見嗎？是的，那偉大的雙瀑還在下面哩，從亂石中開鑿出來的偏仄小徑，轎子是無法通行的，祇好由轎夫引導我們下去。

並列着兩條十餘丈長的白龍，牠的怒吼震撼着山谷，牠的吐沫飛濺到遊人的身上。到了這裏，可別以爲站在‘雙瀑’的前面看看就滿足了

啊，必須要忍耐着吃一點小苦，更上一層，便可以觀賞玩那上邊的勢力雖較弱小，景色却一樣動人的單瀑，和那曲折而下的水徑。上下的幾個澄清的水潭，不淺也不深，正是天然的活水游泳地；會游泳的人來了，沒有不入水一試身手的。

我們的公事完畢了，身體閑下來少不得要設法盡量地玩個心暢，最後便通過以兩天的時間，到海會寺一帶去觀光，免得零零碎碎地多化精力。海會寺和歸宗、秀峯、萬杉、棲賢等四寺同稱為廬山山南的五大叢林，昔日的香烟，料想是一定非常繁盛的，但現在，那地方却辦着軍官訓練團。因屬於軍事祕密，所以跑去之前需先向他們請領通行證；否則，在半途就會給要塞口上的守衛們拒絕。我們在上午九時餘出發，從新關的中正路去，下午二時才達到團本部的後門口。天氣太熱，沿途停留的時間很多，尤其是當直下那穿過五老峯夾谷中的五百八十步陡峻的石級；吃力異常。經過木瓜洞、白石寺（即宋代李公擇讀書之處；從前稱‘白石山房’，現在則僅存破屋

數椽了。)都有訓練團的衛士駐守着。

將我們帶着的行營交際科的介紹片遞進去後，便由團本部派員陪了我們參觀一週。罩住全個大排嶺的，是一種嚴肅整齊的空氣，完全沒有寺院的氣概了。巍峨的五老峯矗立在背後，正像一座天然的屏風，橫延在前面的曲折的揚子江，又像一條亮玉的腰帶；真要使人興起對於天然設置的奇巧的感歎！山間有樹影錯綜，坡下是阡陌縱橫，襯托出更和穆的徵象，完全不是勉強所能配置得成功的。

一陣雷雨留住我們休息了二小時，四點多鐘才離開那裏，由正面的大門下嶺。時間上來不及再往別的地方，便開始籌劃安宿的問題。先到余家村，全是簡單的草房；于是又轉到土樓鎮，找着了唯一的一家略具雛形的旅店，代價爲一宿兩餐，每客大洋八角，房屋是新建的，還算清潔，我們就把疲憊的身體寄托在這裏了。因九星公路通過此處，又鄰着海會，所以市上也相當熱鬧。旅店樓上的客堂間西，針對着五老峯，看冉冉的暮雲纏繞峯際，夕陽也在深褐色上塗上一

層淡金，甚覺閑適。

第二天早晨六時就重上遊程，從‘舊路’回牯嶺。‘舊路’比來時的‘新路’遠三分之一，陂步也較多；可是有些著名的勝境却分佈在這條路上，不像‘新路’那般寂寞。走了六里，達太樂峯下；由此灣進去到白鹿洞這一段的周圍真美極了！右邊一灣小溪有節奏地潺潺而流，左邊的嶺上全是古老的蒼松，瑟瑟的松濤中漏出小鳥的歡唱，和流水的樂聲相應和。如果能終年徜徉在這樣的世外桃源中啊，任什麼憂慮煩惱都絕不會來侵襲了！

白鹿洞是唐代李渤隱居讀書的地方，因為他喜歡養白鹿，所以有此名稱。宋時改為書院，朱子曾在此講學，可以說是我們最古的最高學府。讀書講學，還有比這樣的環境更清靜的嗎？比之目下一般都市中的學校，學生們迷戀于現在的享樂，很難把心緒鎮定的情形，其效果自然也就不同了。現在設着軍訓團的軍醫院，房屋雖很破舊，病人的精神上一定很恬悅，這裏最多的就是石碑，盡量地讀罷，恐怕幾天也讀不完。至

于以前的什麼‘朋來亭’‘鹿眠場’等等却早都荒蕪不堪，連故跡也不易找尋了。近處有一座枕流橋，在橋上遠遠地也可以看見‘五老’，望着那峯頂的悠悠然的白雲，我的身心也感到似乎和它一齊在太空飄舞那般的輕靈了。

穿過碼頭鎮不遠，觀音橋（一名三峽橋）就在眼前了。橋的這一邊有陸羽試茗的‘第六泉’，圓池一口；那一邊是簡陋的慈航寺。橋孔之下橫臥着一塊大石，剛巧可以站着觀水，那深潭就是所謂‘金井’罷？石上却又刻着‘石橋潭’三字。別人都稱揚這裏說是不得不到的地方，但我可認為還不如枕流橋那麼幽靜，那麼值得留連。

在‘玉淵’——也是一個深潭的旁邊，便是棲賢古剎；古者，大概就表示在那些頹垣朽屋上。寺內供白玉佛一尊；聽說還藏有康熙年間某人所畫的百多幅羅漢圖，我們沒有接受寺僧的招待，自然無福觀摩。這樣地荒涼，我們祇匆匆地急行一周而已。

可玩的地方已經終了，地勢陡直向上，越過含鄱嶺，便到蘆林。但是，路程雖只有十幾里，走

起來却着實困難，我們又已連跑了兩天，腿骨實在酸痛不堪，越爬越缺乏力氣，對着這些蜿蜒不絕的石級，禁不住發生了怨恨，速率不消說是極慢極慢的；到最後，有的竟三步一停足，二步一嘆氣了，這半天的苦真是夠受呢！

廬山的勝境不止這一些，這裏祇是一小部份，有許多更好的地方像漢陽峯、三疊泉、青玉峽、鐵船峯……以及其他的著名寺院，我都沒有飽覽的時間，在這篇‘小遊記’裏，當然祇好從闕；并且，也許以後永不會再有彌補這個缺陷的機會了！

臺山行記

王 陶

臺山是五臺山的簡稱，爲中國三大“佛教”勝地之一，凡讀過本國地理的沒有不知道的吧？好容易遇到了來五臺作事，那末這久已膾炙人口，很享盛名的勝景，自不能當面錯過。

炎夏的一個早晨，從曉霧濛濛中離開了耿

鎮——我住着的地方在臺山東南約百里——往北進行。鄉間的盛夏，是富有詩意的，尤其是早晨。道旁的垂柳，有若曉粧的少女，嫵娜作態；田野的莊禾，碧綠可愛，農夫們早已在工作着。淙淙流水與村雞遙相呼應，清風吹到臉上，非常的舒適。騎在驢背上的我，完全浸浴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了。在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時，已到達了目的地。

所謂臺山是包括寺院和臺懷鎮全體住戶、商號統說，不是單指山的。寺院分“清廟”、“黃廟”兩種。“清廟”裏住着的是“和尚”，他們長年吃着齋(?)；“黃廟”則爲喇嘛，他們是不忌葷腥的。凡“黃廟”都在顯明的地方豎有白布條的標識，“清廟”是沒有的；所以“朝臺”的“僧侶”或喇嘛，只要看有沒有標識，就可決定他們所要投奔的所在。

商號分佈在臺懷鎮的三道街上——臺懷街楊林街營坊上——街面除魯智深大鬧五臺山時所見到的油、酒店和鐵匠鋪外，隨時代的進化，又增加了不少的成衣局鐘錶舖和洋貨莊。此外

在臺懷街有區公所和臺懷兩級小學校，在楊林街有郵政局和電話局。

所有居民都是寺裏的佃戶，散住在各街的小巷，他們的生活簡直是牛馬不如；他們日夜呻吟在“僧侶”的壓迫之下，蓬首垢面，辛勞所得，除孝敬寺裏，竟不能一飽。和手捻“念珠”特殊階級的“僧侶”比較，真可以說是“地獄”和“天堂”。居民中蒙古人不少，他們的漢語很流利。居民中的婦女，大半皆操着“神女”的生涯，凡到過臺山的人，都可以知道“挨門進”的流行語是不虛的。

臺山的社會，是一個特殊社會，也可說是中國社會的剪影。街道的髒污，簡直無以形容；貧富階級的懸殊，更是顯然。只要你在街上走着，隨時隨地都可以遇到成羣的乞丐圍繞着你叫着你喇嘛或“善人”向你討錢。雖然我“佛”慈悲，却也解除不了經濟壓迫之下過着灰色生活他們的餓肚皮問題。這裏有遠近特來避暑的“士大夫”階級，有挺胸凸肚黃髮藍眼的外人，有袒胸露臂，身裹紅布的藏人，有頭纏布條的回人，滿人蒙人也不少。此外還有一種俯首緩步目不旁

視，念着“佛”，捻着珠的“善人”，來來往往，絡繹不絕。

臺山是原於五峯聳立如墨土之臺而得名。又因該處氣候清涼，雖在炎夏，絕少蚊蠅，適於避暑，故又名清涼山。在我想像中的五臺山，總以為是五峯堆作一起的，不料事實上却不如此簡單。因各臺方位的關係，又分作東臺西臺南臺北臺和中臺，五臺山不過是牠們的總名。各臺的距離，以南北臺最遠——約六十多里——最小距離也在十五里以上。到臺頂的路，還不十分難走，由中臺起行，經東臺北臺再轉南臺，有四天工夫，滿可以遊遍。五臺中以北臺最高，登其上，西北遙望，雁門天險，隱隱在望，環視左右，羣山俯伏，灰茫茫一片；海闊天空，實令人有超塵脫俗之感。東臺有望海樓，當天朗氣清的時候，五更早起，憑樓東望，可觀察渤海日出，今樓已傾圮。惜以時間關係，無法留待，睹此奇景，不免恨恨。登南臺向南遙望，可看到灰霧籠罩着的百里外的五臺縣城所在。各臺頂的氣候，非常寒冷，雖屬盛夏，遊臺的人，非穿棉衣，是不足以抵